

风物

那棵银杏树

□ 胡绪全

一棵树，长得大了，就会长在人的故事里；一棵树，长得久了，就会长在人的记忆里。

有一棵树，长得太大了，也长得太久了，它不光长在一辈人的记忆里，已经长在几十辈人的记忆里，它不光长在一个村庄人的记忆里，已经长在方圆几十里村庄人的记忆里，它甚至长在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里。

那是一棵银杏树，是商丘最“老”的树，它2000多岁了，也就是说它在一个地方站立了2000多年。它站的地方是一个村庄的村头，这个村庄叫沈楼，以前归属商丘市梁园区平台乡，现在属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安办事处。尚起兴先生所著的《商丘史话》记载，“位于商丘古城东北13公里平台北沈楼村前的梁园古银杏树，经专家鉴定，树龄在2000年以上，为中原之最”。

十年树木，十年的时间，一棵树还只是有用的木材，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它就不是普通的树木和普通的木材了，它慢慢就长出了文化，渐渐就长成了风景。银杏树旁边的石碑介绍，该树为西汉梁园遗存之树。唐朝时，李白曾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园，登高怀古，吟诗唱和。其中李白的《梁园吟》，两次提到平台：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后来梁园也成了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侯方域等人宦游过的风雅胜壤。相传，梁园也曾是明代“天下三大贤”之一沈周老——沈鲤的后花园。也许这些文人

雅士也曾目睹过这棵银杏树，只是那时候树还没有长成风景，没有太引起他们的兴致，不然也许这棵树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诗句中。

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起过这棵树，我也不止一次前去参观这棵树。虽然经历千年风雨，它并不显老态，不显颓势，依然生机勃勃，英姿飒爽。春天去时，看到它展露新芽；夏天去时，看到它枝繁叶茂；秋天去时，看到它硕果累累；冬天去时，看到它虬枝傲雪。

2000年的时光，它经历的磨难一定很多，屹立不倒实在不易。天气大旱，乡民都难以保命的危难时刻，可曾有人为它掏一捧水？洪水滔天，墙倒屋塌，它又是如何抵挡激流逃过一劫？兵荒马乱，它又没有经历刀砍斧劈、火烧烤箭伤？饿殍遍野，它有没有成为毛贼盗贼的目标？也许这些都经历过，这些经历都储存在他一圈又一圈的年轮里。

它深深懂得，只要根扎得深，就能身站得稳，只要身站得稳，什么危难都不可怕。“老树的根有人的腰那么粗，已经伸到3里之外了。”在村头，87岁的朱霜孔老人说。

也正是因为站立千年，它看惯了人世悲欢，它宠辱不惊，它稳如磐石。它知道，拴在它身上的那匹马，终究会被马的主人牵走的；它知道，爬到它树叉上采摘银杏果的顽童，闹够了终究会自己下来的；它知道，在它枝头筑巢的鸟儿，天冷了就会离开的；它知道，即便冬季再漫长，春天一定会到来；它知道，即便雾霾



再重，终有一天会消散……

它像一个传说，它像一个神话，越来越多的人都想一探究竟，一睹真容。最近一次去看时，村里一位姓孙的老人说：“现在每天都有人来参观，特别是到了周末，人会更多，树边空地上和路边车都能停满。”

这棵商丘的“一号树”——树上悬挂的商丘市园林局制作的古树名木牌子，将它编号为001——树高20米，树干高约4米，周长7米，也就是说普通的成年人，四个人张开双臂也无法合抱过来。到了夏天，2000多平方米的树冠，像一把张开的绿色巨伞，遮天蔽日，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休憩避暑场所。

在村民眼里这棵树，不光能避暑，甚至能避灾、避祸，他们将这棵树奉为神树。在银杏树北面，村民专门为这棵树建了一个小庙，叫白银寺。寺里供奉“白果

爷爷”和“白果奶奶”的塑像。

这棵“一号树”，注定是要出名的，就像电影电视里的男一号、女一号一样。当然，不是靠村民的封神、建庙。现在，许多影视制作人已经看到这棵树的價值，将银杏树所在地，当做电视剧拍摄的外景地。更重要的是，商丘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会议上，占地1890亩的商丘植物园（千年银杏园）选址暨用地规划建议获高票通过，植物园就是以这棵银杏树为基础规划设计。

也许，多年以后，这棵银杏树就会像山西洪洞老槐树一样，不光会长在商丘人的记忆里，还会长在全省、全国更多人的记忆里。



道艺器具相辉映

——读一点《茶经》之八

陆羽的《茶经》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著作，文中有很多费解之处，仅从书的目录上观之，就令人心生疑窦——上卷有“二之具”，中卷有“四之器”，难道具、器不是一回事吗？仔细读一读，还真不是一回事。“二之具”写的是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篮、蒸茶灶、焙茶棚等；“四之器”叙述的是煮茶、饮茶的器皿，即24种饮茶用具，如风炉、茶釜、纸囊、木碾、茶碗等。

陆羽在《茶经》里详细介绍了全套24种茶具的尺寸、材质、功能以及装饰图案，从生火、煮茶、烤碾、盛水、取水、饮用，到茶具的陈设和清洁卫生，无一遗漏。这足见其写作《茶经》的良苦用心。后人认为，专门用于饮茶的24种茶具的定名和总结，是陆羽对茶艺兴起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关于茶具风炉上面刻的“伊公羹，陆氏茶”和《易经》等内容的记录，很好的体现了陆羽的茶道精神，这可以说是茶文化的源头和萌芽。

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茶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之术；茶道是指饮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密不可分，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为了读懂《茶经》，本人又浏览了其他史书中关于茶的诗文，发现很多时候茶具、茶器是无法区分的，茶具也称茶器，茶器就是茶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器忆杨州诗》中写道：“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洗茶器即是洗茶具。茶具按其现代的范围是指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茶盘等饮茶用具。

一种新产业的兴起，必然带动其相关产业和文化的发展。以陆羽《茶经》的问世为标志，揭开了茶具生产和茶文化逐步走向繁荣的新的第一页。饮茶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使唐代成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窑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遗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唐代及其后期也大量生产茶具。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一诗中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魄，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郑剑出鞘

感悟

一句话

□ 张鹏

早春的上午，阴郁已久的天空裂开了缝隙，些许的透射出一缕阳光。忽闻一友人，猝疾未愈，急趋探问，床前执手，唏嘘不已。朋友正值盛年，却是两鬓斑白，病痛横陈，更觉面容憔悴，忆起陈年旧事，不觉感慨良多。

“如果有人伤害了你，你该如何去面对？”朋友的突然发问让我一时愕然。本应劝慰他，宽大量心，看透尘缘俗务，世情冷暖唯自知，人心峭峻但看意。可看着他卧病在床，家中生活陷入困境，而伤害他的人却依然逍遥，毫无悔意，或许又在找寻下一个可欺可辱的目标也未可知。《圣经》上说：当一个人打了你的左脸，请把你的右脸伸过去。

诗风

诗二首

□ 刘全兴

岁尾年头

又来了
来得这么准时
惹得寒风里的红梅
绽放了沉睡的严寒
我这汪漂泊的心湖
澎湃汹涌
淹没了整座城
相碰的杯盏来不及道别
已测算好明天的行程
列车上，归心已涨潮
村头
那双眺望一年的眼睛
已回屋静听汽车的笛音
满脸委屈的孩子
举起奖杯热泪盈盈
岁尾年头，梦匆匆
人亦匆匆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曾把寻觅交给旅程
晨起，约定烟雨清风
追赶跋山涉水的脚步
曾为远去的西风瘦马
梦断天涯。江南
玲珑的小桥流水
激起谁涌动的诗情
我不止一次地倾听
红枫絮语，仰望
雪莲击风搏雨的坚贞
你总是不言不语
用芳香温暖寒冬
唤醒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我怎能不彻夜难眠
搜索属于你的文字
冰骨玉肌，爱得心疼

丈量

走河记

□ 醉鱼

眼前的黄河故道，绝对不同于它下游的那些河段，它既没有吴屯水库，新郑阎水库那般刻意的修饰，也没有刘口，贾寨那几段陡峭蛮荒。它几乎没有河堤，二尺以下就是静息的水面，绝对清澈得聊首可饮。我问身边的老乡，夏季大雨来了，淹没了村子咋办？他说怎么可能呢！水面恁大恁大，和海水一样大，再多的雨水，它又能升高多少。

啊！包河头，伏土山，故道黄河。再顺河西眺，我仿佛看到了黄河的身姿，我们的母亲河不息的咆哮声，在我耳边隆隆的作响。

那一刻我竟然突发奇想：何不在这黄河的入海口修个大堰，让所有的黄河水从此都不再空流，万里黄河就像一个永不干枯的大天缸，把大平原上所有的河流都冲刷得干干净净，再灌满着实。就连我家老宅西边的那个水坑都注满了黄河水。鱼虾满塘，让老家的孩子们也和我小时候一样，炎炎夏日在大坑里自由地玩耍。

我这里不想再考证一个不大的城市，是怎样糟蹋了一条清水河，更不想用我酸累的手指，再点击一些腥臭的文字。跑过一段掩鼻的现实，我挤出了市区，就在平台南地，污水处理厂出水的地方，包河竟然一下子又透明可赏了，甚至还有三三两两的水鸟，时不时地在水面上嬉戏。

一座污水处理厂，几乎挽救了一条河流。如果有五个污水处理厂，十个污水处理厂呢？我迄今已经数十次的来到过污水处理厂出口处，看着那一股股清泉，我甚至许下夙愿：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弄干净包河水，弄干净忠民河，康林河，小蔡河，万堤河，更得清理好古运河。还大地一汪汪清澈，还自然一湾湾明丽，还未来一幅幅俊美，还千秋大业一篇篇华章。

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我把车子停在月亮桥头，起身沿着包河南岸，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南包河。这条路是一条砂石

向前行走，又一个转弯处。几位渔民正从鹅黄初吐的柳树旁走向停泊在岸边的小船，解下缆绳，就要下水捕鱼。那划动的小船，从鹅黄的柳枝间隙中，从我的视野中慢慢向远方游去，船桨划开的浪花像燕尾分开，越来越宽。

几天前，岸边的垂柳还那样苍老，经过四季的风蚀雨袭，像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佝偻的树干像老人的躯干，那斑驳的树皮则像老人的皮肤，那干枯低垂的柳丝像老人蓬乱的头发。几天时间，它借助东风之力，就变成了楚楚动人的少女，焕发了青春。它渐渐发出了嫩绿的芽儿，长出了嫩绿的叶儿，柔嫩纤细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曳。开始了为人提供观赏、遮阳、造就美丽风景的工作。

湖边散步的、休闲的、晨练的人们，深深被这醉人的景色所吸引。有的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从不同的角度捕捉这美好时光。望着垂柳，我沉醉于梦幻之中。古人的“折柳相送”的情景萦绕脑海。在古代，它是流行很广的民间习俗，在文人墨客中更是一种时尚。最浅显的解释是取“柳”之谐音“留”，折柳以赠柳表示对亲人、朋友的留恋



一条河流，无论是那些一直清澈亦或已经干涸的河流，它们究竟从哪里来，流到了哪里？河流的上游是不是都有一片叫作草原的大绿地？绿地的尽头就是天涯，天涯怀中有雨，它肯定是一条河流最初的出处。

那河流的下游呢？肯定是一片大海，大海的尽头，是不是那个被称为海角的地方？等到了海角如果再多走一步，就又来到了这条河流的上游，被拥入了那个被称为天涯的怀抱。

如此想来，一条河流就像是一条玉带，刚好把地球紧紧的缠绕了一圈。那河道里的水呢，那河套里的风呢？河岸上的庄稼，今年歉收了还是丰收了？林子里的羊群咩咩不止，啪啪作响收鞭的还是去年的那个老汉吗？

第一次走包河，是随着暴走队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行进的长流，一路上前行。看着包河里的水，煞是好看，越是往前面走，就越发清澈见底。一个个逮鱼的迷魂阵，竖立在河心里，真担心有一些迷路的鱼儿，正心急火燎地寻找着回家的方向。匆匆忙忙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没有一截柏油路，或穿越林中草径，或翻过大小不一的沟沟坎坎，待到原路折回，整整五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穿好衣服，回头张望，我是走河呢还是走走呢？没看到多少新鲜的情节啊，包河和流经我老家门前的惠济河一样的，

树木，枯草，鱼网，稀稀疏疏赶路的老乡。不错，在豫东大平原，所有的庄稼都是那老几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所有的问候语都是一个内容：吃饭了吗；所有的堤岸都有着一样的颜色，和黄皮肤一样耐看的黄；所有的相遇都好像似曾相识，点点头擦肩而过。

翻看商丘市地图，包河流到市区，一路逆寻来到宁陵，再到了民权，就是一条又一条小河岔了。其中较大的一支发源于民权县孙六乡。我把车子停在孙六以北六里，一个叫作龙门寨的地方。龙门寨有个黑龙潭，听当地的老乡讲，黑龙潭深不见底，曾有一个好事的乡民划着小船来到水潭中心，他把全村的粗绳子连结起来，下续了一个上午都没有够到底。这是真的吗？我听着微微一笑，只是当成一个传说。

和两个在潭边玩耍的少年攀谈，我指着一条北上的小河询问他们，那边好不好？是一条大河，河很宽很宽的，一眼看不到边，河水清得很呢，我们都是伸手就喝。是真的吗？在两个孩子的引领下，我差不多是沿小河奔跑着来到了大河边，一个叫作伏土山的村子的后边。

伏土山并不是山，它只是黄河故道上一个古老的渡口，后来渡口没有了，换成了一座桥，再后来开发引黄入商工程，大水一口气把那个长桥也给淹没了。这些我都是从河边上一块竖立的大石头上看到的。

眺望湖中，湖心岛似乎发生了变化，朦胧的绿色杂着古朴的房屋，映在水中，随着泛泛涟漪而增添了动感，显得更加神秘、优雅和迷人。

再往前走，依然从稀疏的柳丝间窥视湖中，在墨绿的水面，有大大小小的黑点游动。仔细辨认，有水鸭，也有天鹅，一边鸣叫，一边嬉戏。水鸭是平时就有的，常常有几只结伴游在近水边或碧岛旁。今日成群结队的天鹅突然而至，成为不速之客，的确罕见，并与水鸭构成罕见的奇景，一定是春天的召唤。

季节

鹅黄初吐

□ 王文正

清晨，走出家门，拐个弯便是湖岸。叽叽喳喳，一群小鸟从头上掠过，落在不远处的一棵垂柳树上。寻声望去，小鸟以不同的姿势栖在柳梢，引起我的好奇。正在惊奇之时，发现长长的柳枝开始泛青，着色鹅黄，心里难免感觉清新。它像少女浴后的发丝垂肩而下，带着淡淡清香。春天真的来了。

循着岸边的石径前行，一排排垂柳，一簇簇鹅黄，随风摇曳，一幅更加迷人的风景跃入眼帘，让人心怡气爽。望着稀疏的泛黄的绵柔的轻柳丝，时而不止步往观，时而前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观赏到各异的景色。